



黑鹤动物小说

HEI YAN

# 黑焰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接力出版社  
Jielu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 黑鹤动物文学系列：黑焰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 目录

[序：草地尽头](#)

[1雪夜](#)

[2黑色的火焰](#)

[3牧场越来越远](#)

[4拉萨形形色色的狗](#)

[5荒原中遇到韩玛](#)

[6藏羚羊守护队](#)

[7一路向北](#)

[8韩玛不在的日子](#)

[9超市里的三条狼犬](#)

[10苏苏不见了](#)

[11导盲犬](#)

[12重返草原](#)

[附录](#)

## 序：草地尽头

童年，因为身体病弱，医生建议我生活在空气清新地方。我被送往草地，我喜欢那里。那里本来就是对我具有致命诱惑力的地方，那里的一切，是与我习惯的城市生活迥然不同而足以用斑斓来形容的时间和空间片段，一些现在回忆起来也依然闪亮的日子。

在草地的日子里，我的生活中曾经出现过众多异类的戾兽。狼、狐、獾、跳鼠、雁、隼、大鸨、野鸭、野兔……除了幼小的狼和狐，我甚至还尝试过饲养麻雀和野兔，以及刚刚出壳的鹌鹑。在那短暂的日子里，我接触了太多的生命。在离开草地的日子里，我生活在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之中，并通过不断的修正回忆使回忆本身更臻完美。

当然，在草地的日子里，我接触最多的还是牧羊犬。

牧羊犬，草地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它们以某种充塞的方式我本已经拥挤的草地生活呈现出一种难以忘怀的夏日黄昏般温暖的色彩。我还记得它们，那头曾经在一个初春的傍晚将一头狼咬死后独自叼回来的牧羊犬，还有那头凶悍至极、一度成为我童年噩梦访客的家伙。我现在已经无法再描述那头仇恨一切的巨犬究竟有那么壮硕和凶猛，也不提它究竟咬伤了多少人，而暗夜里那些觊觎羊群的狼听到它那粗哑的咆哮又会怎样塑风而逃。后来，我记得它的劲下一直横拴着一根与我的手臂（成年的我）差不多粗的一米多长的榆木棒，只是为了在它奔跑扑咬时，那根木棒会不断地羁绊它，让人有机会落荒而逃。

我确实与那样一头黑得不可思议的獒犬对视过。看到它的一刹那，它正漠然地抬起头，那懒散的目光越过我，望向远方，我甚至无法成为它注目的对象。那一刻幼小的我感到自己如此瘦弱，它的目光穿透了我。也许当时的我无法读懂那种目光，一种对一切毫不畏惧并且无所谓的高贵至极的傲慢。即使当它的主人走过去，它也没有像其他的牧羊犬那样摇头摆尾，甚至只是微微地抬了抬眼帘。我意识到那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牧羊犬，那狮子一样鬃毛蓬乱的獒犬浑身洋溢的不仅仅是骇人的凶悍，更有一种接近于蛮荒的荒野的气息在它那冰冷的眼神中流连。

它黑得像最暗的夜。我因为看到这样一头不可多得的巨犬而兴奋不已，甚至有些呼吸困难。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真正意义上的野兽，初

遇獒犬之后的一年，我才在动物园见到笼子里游走的虎。所以，当时我感觉那獒犬是与荒野最接近的生命，那种高贵不凡桀骜不驯的气质甚至连草地上的狼也无法与之相比。

后来，我又见到了它的兄弟，它们的相像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人类世界中孪生的概念，像是黑夜与它的影子。它们黑得像乌鸦的翅膀，那黑亮的披毛呈现出一种金属般的蓝。据说，当年它们的主人以两火车厢苹果的代价才得到它们，而那时它们还仅仅是四个月大的幼犬。

经常有人称赞我现在的两头威斯拉猎犬为大狗，我能够说什么呢，与草地上那些雄壮的牧羊犬相比，它们仅仅是犬类世界里温和的品种吧。

即使现在非常客观地回忆，除却当时因为过于受到震撼而夸张的部分，那么那两头黑色的藏獒，也是我后来见过的狗中体形最为庞大的，就是我后来见到的一头曾获全国犬赛大奖的纽芬兰犬也无法望其项背。

时间永远了，后来，我已经忘记它们去哪里了。

河水一直向前流淌，但那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

就像那两头母子两代在草地上陪我度过整个童年时光的乳白色的狼犬，离开草地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一品种的狼犬。即使现在回到草地，也寻觅不到那种酷似米黄色系德国牧羊犬的狼犬了。那么它们，就像离我远去的草地的日子一样，永远地消逝了。

它们是独属草地的品种。

在离开草地之后，我一次次回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寻找什么。

如果我记得没错，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一个草地的黄昏，我屠户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所困扰，我向远方被沉落的夕阳烧红的地平线望去。我想去那里，去天空与大地相接的地方。

那里是草地的尽头，我第一次产生去那里看看的想法。

那时，正是畜群归牧的时候，草地上有温暖的灰尘扬起，白色的炊烟正缓缓升上无风的空中，外祖母喊我回家吃饭。在回到城市之后，我和母亲谈起过当时那种感觉。母亲告诉我，那应该是思念或是惆怅，那意味着我正在慢慢长大，正不可避免得要进入另一个世界。

思念、惆怅，这是多么乌托邦式的词语啊，它们已经很久没有在我的文字中出现了。

乌托邦，在大海中央。我没有去过，所有的人都没有去过。

我记得在草地上度过了漫长的夏天回到城市之后的那些早晨。

我在弟弟小心翼翼的触碰中醒来，弟弟正在以一种研究某种出土文物般的专注帮我剥去肩膀上晒暴的皮肤——草地阳光留下的印迹。弟弟对这件事保持着一种即使现在我也难以理解的旺盛的激情，像那些在野牛的身上寻找寄生虫和皮屑的牛背鹭，他聚精会神地用指甲刷下那些已经脱落的透明的角质层。

在那些早晨，弟弟不允许我起床，就让我那么一直趴在床上，知道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为止。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着急，这些被太阳晒伤的部位的脱皮时阶段性的，每天都会有新的角质层脱落。他从来都拥有优先下手的特权。

那些早晨，我就那样醒来。其实在那时，我已经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到草地。

我的狗等待着我。

这本书我想送给我的弟弟，希望他不会就其中一些关于草地生活的细节而取笑我。写给那些曾经梦想拥有一头属于自己的狗的孩子，还有那些曾经是孩子的人们。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那只被人拾到送给我的幼鸽在经过我的一段时间的人工喂养之后应经可以进食，昨天又一只被拾到的小鸽子被送了过来。

它们不会再感到孤独。

# 1雪夜

那鬼魅般的影子，在母獒面前的雪地上站定。

是一头雪豹。这头被母獒的吠叫打断了晚餐的雪豹在雪地里像一块华美异常的缎子，粗壮如蟒的长尾拖曳在身后。它几乎是在漫不经心地注视着面前的对手。刚才的一击轻松得手，此时它张开被羊血染得鲜红的巨口，傲慢地发出冰块破裂一般的嗥叫。

下雪了，这已经是春天的第二场雪。

硕大沉重的雪片在天空最遥远的深处聚集，漫无边际地飘落下来，争先恐后地急于行使剥夺大地刚刚展露出零星绿色的使命。

天黑之后，大雪铺天盖地拥向大地，纷纷扬扬，挤挤挨挨，几乎顷刻之间就盖满了残雪尚未消融的大地。

雪越下越大，终于砌满了天空，没有留下一丝缝隙。

这是一片被称做世界第三极的广袤高原，位于冰雪覆盖的大地尽头，让人联想起宇宙洪荒的蒙昧之初，是远离文明的绝地荒野，青藏高原上最荒凉的藏北草原。

帐篷是暴虐风雪之中一座不沉的小小孤岛，在无垠的荒凉中像一朵即将熄灭的火苗般微不足道，似乎随时都会淹没在积雪大地的褶皱之间。但正像藏北草地上所有驮在牦牛背上漂泊不定的帐篷一样，牧人一旦将它筑立在荒原之上，它就成为漫天风雪中牧人们永不舍弃的温暖的家。

母獒围着帐篷悄无声息地转了一圈，隔着牦牛毛织成的帐篷布，听到里面传来婴孩细小的哭声和女主人轻声哼唱的歌谣。

帐篷里一切正常。它又走向帐篷后面的畜群，十几头牦牛被巨大的雪片覆盖着，像一座座白色的小丘静卧在雪地上，正将白天颇费力气找到的牧草从胃里吐出重新咀嚼，反刍的细密声响仿佛微风吹过秋天丰茂的草地。永远战战兢兢的羊群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团。

这是新营地。

一个月前，主人丹增赶着自己的畜群从冬季牧场迁到这个春季草场。那些熬过一个严酷的冬季已经筋疲力尽、骨瘦如柴的牛羊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露出了略显丰腴的体态。母獒这几天也看到主人丹增被高原强烈阳光剥蚀得一片赤红的脸上露出一丝久违的微笑。母獒熟

悉这种表情，这说明主人的心情很好，在这种时候他甚至会一时兴起拍一拍母獒的头。

残酷的冬天就要真正地过去了。这是五月的藏北草地之夜，静谧沉实，一切都很正常。

巡视完自己的领地之后，鼓胀的乳房催促着母獒快步跑向帐篷后面的羊毛垛。它小心翼翼伸出巨大的爪子掀开羊毛毡片，里面顿时传出小犬嗅到母獒的气味后哼哼唧唧的叫声，三只胖乎乎的小犬寻着母獒的气息摇头晃脑地爬了出来。它的喉间发出獒犬特有的沉闷低啸，用力甩去身上湿重的雪片，然后钻进羊毛垛趴好，三只小犬迫不及待地钻到了母獒的腹下。

哺乳时，母獒还是将自己的头露在了外面。太安静了，也许不会出什么事，也许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母獒也觉得自己多此一举了，但它在这种时候还是没有放松一头藏地牧羊犬应有的警觉。

三只小犬在母獒腹下浓密的长毛中挤挤撞撞地争抢着乳头，找到之后，伸出柔弱的爪子紧紧地抱住，贪婪地吮吸着。它们已经快一个月大了，母獒知道，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小犬就会被主人送给其他牧场的牧人，像它以前生的那些小犬一样。母獒倒不觉得有多么悲伤。此时，已经长出牙齿的小犬正在咬噬它的乳头，吮吸着随着哺乳期的即将结束而渐渐减少的乳汁。母獒默默地忍受着小犬们肆无忌惮的咬噬，实在无法忍耐时，也只是从喉管发出一声十分克制的低啸，轻轻地挪动一下身体。

这三头血系纯正的藏獒，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滚圆肥硕，生出丰厚的茸毛，毛色如同乌鸦的翅膀，漆黑中泛出金属般的亮蓝。高贵的藏獒血统深深地渗入它们的血脉之中，高寒缺氧的严酷地域环境赐予这里的生命最强悍的生命力。

夜深了，雪越来越大。

尽管温软的雪地试着吸附所有的声音，但畜群的方向还是发出了小小的声响，惊动了母獒。它抬起巨大的头颅，但湿润的鼻子并没有在空气中捕捉到本应随之而来的危险的气息。

什么也看不见，也没有风。

但是，这种安静的雪夜里并不该有的骚动还是穿透了茫茫雪幕，传到了它的耳朵里。

它从羊毛垛里站立起来，那只个头最大总是霸占着乳汁最充沛乳头的小犬还恋恋不舍地叼住母獒的乳头不愿放开，悬挂在它的腹下。

母獒已经顾不了许多，畜群那边传来一头羊压抑不住的凄惨的叫声，已经有牦牛站立起来，焦躁不安地挪动着蹄子，发出瓮声瓮气的

踩着松散雪地的声响。

真的发生了什么。

母獒甩动了一下身体，那只小犬终于从乳头上掉落下来，它怏怏不乐地为失去了丰美的乳头而低鸣着在地上打转。母獒伸出鼻子将它推进羊毛垛里，然后踏着厚及小腿的松软积雪向黑暗中的畜群奔跑过去。

它一边奔跑，一边发出那种藏獒特有的沉稳浑厚如同石锤击打牛皮鼓的吠叫，告知帐篷里的主人。

母獒跑到畜群前时，所有的牦牛都已经站立起来，它们身上结着雪块冻成的铠甲，如同一块块浮动的巨石。羊群紧紧地挤成一团。

陌生的气味——母獒的鼻子迅速地辨别出这种比羊身上的膻气更加浓郁的陌生气味，这来自荒野的气息与羊群因为恐惧而散发出的气味同样强烈。

那陌生的气息就来自羊群的中央。

母獒狂怒地咆哮着用力撞向靠在最外边的一头山羊，被它撞中腹部的山羊无动于衷地半闭着没有任何表情的眼睛，挂着霜花的眼睫毛像受惊蝴蝶的翅膀一样翕动，但它却一动不动。羊就是这样，一旦发生什么事，只知道紧紧地挤成一团。母獒又尝试了几次，羊群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它对眼前的羊群没有任何办法，只好狂怒地咆哮着围着羊群奔跑，试图在某个地方撕开一个口子，找到那个隐匿在羊群中的狡猾的家伙。

它向帐篷声嘶力竭地吠叫，催促主人快些出来。

因为无法进入羊群中找到那个陌生的敌人，愤怒像火一样点燃了母獒，体内那种猛犬暴烈的基因无时无刻不催促它冲进去，找出那个此时正躲在羊腹下窃笑的家伙，将它撕成碎片。它冲着瑟瑟发抖的羊群发出一阵阵闷雷般的狂吠。它很清楚，只要里面真的藏着什么，不会一直待在里面不出来的。

正如母獒预料，它出来了。

但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还是出乎它的意料，它只感到一种几乎不可感知的力量呼啸而来，随后右侧的肩膀受到重重的一击，险些摔倒在地上。但它立刻调整步伐稳住重心，巨大的体重还是让它占了优势。

那鬼魅般的影子，在母獒面前的雪地上站定。

是一头雪豹。这头被母獒的吠叫打断了晚餐的雪豹在雪地里像一块华美异常的缎子，粗壮如蟒的长尾拖曳在身后。它几乎是在漫不经

心地注视着面前的对手。刚才的一击轻松得手，此时它张开被羊血染得鲜红的巨口，傲慢地发出冰块破裂一般的嗥叫。

母獒右肩的肌肉已经绽开，温暖的血液正渗入肩部的长毛中。母獒因为血的气息而更加愤怒。

它已经放松下来，终于现身的雪豹总比隐匿不见的对手更让它感到放心。它慢慢地晃动着脑袋，注视着面前的这头雪豹。在藏獒的词典里没有恐惧的概念，藏北草原的藏獒素以血统纯正而著称，血统纯正的藏獒不惧猛兽。藏獒两千年前就已经传入西亚和欧洲大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猛犬体内都有来自这极寒高原的獒犬的基因。在母獒保护营地和畜群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与雪豹打斗的记录。

体重六十公斤的母獒与雪豹静静地对峙着，过于安静了，只能听到巨大的雪片落在地上的声音。羊群已经挤成更加紧凑的一团，似乎这种极度拥挤的状态可以使它们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那些牦牛像没有生命的石头，一动不动，只是瞪着在黑暗中发亮的眼睛漠然看着面前的一切。

雪豹的长尾像一条真正的蟒蛇那样起伏、扭动，似乎也透露出雪豹犹疑不定的心情。

母獒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冲了过去。雪豹的表现再次出乎它的意料，雪豹竟然没有凭借自己敏捷的身手躲闪，而是选择正面迎接它的冲击。在母獒的利齿准确无误地咬住雪豹沁出一股雪峰气息的肩膀的同时，一只钢钩一样的爪子也紧紧地扣在了它的腰上。它果断地结束了对这处无关紧要部位的咬噬，咆哮着向那只已经戳透了它的毛皮向更深处挺进的爪子咬去。它的牙齿与渗透着羊血的猫科动物更加锋利的牙齿相遇，发出金属激烈相碰的声响。

这一回合结束时，母獒立在雪地里只觉得自己的腰部隐隐作痛，其他部位则毫无损伤。那头刚才舍命一跃的雪豹，站在距离它四五米之外的一片狼藉的雪地上。它慢慢地逼近，雪豹在声嘶力竭地咆哮，显得有那么一点外强中干。雪豹在极力掩饰，不过它的一条前腿已经跛了。尽管母獒在刚才咬噬时没有感觉到那种骨头被咬断时发出的清脆的断裂声，但它还是品味到了切断结实的肌腱时那种畅快的满足感。

雪停了。几乎顷刻之间，满天星斗呈现在深蓝色的天幕之上，雪地在月光下白得耀眼，最后几片雪花恋恋不舍地从天空飘落，在大地上寻找自己命定的位置。失去了黑暗这最好的遮蔽物，这头成年雪豹明显地感到不安，它的尾巴根根长毛竖起，比原有的更加粗壮，像一

头在驯蛇长笛的驱动下抬起头颅的蛇，居心叵测地轻轻晃动。不过它已经在与母獒对视时用眼睛的余光扫着自己来时的路。

母獒很清楚，雪豹假如不是为了眼前的羊，早就离开了。这种恶劣的天气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找到食物的，它实在舍不得已经到手的羊肉。

母獒冲出去时已经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出击，它几乎是倾尽全力地向站在雪地上举棋不定的雪豹冲过去。它相信这一次自己会闪过雪豹击来的一掌，准确地咬住它的喉咙，然后心满意足地将它压倒在地，等待着那一腔温热的血流尽，发出女主人去湖边背水将木勺放进湖水里的那种声音——空洞的咕咚声。当它松开嘴时，雪豹的头就会像前一段时间那两头觊觎羊群被它轻而易举地咬翻的狼一样软乎乎地滑落在雪地上。

母獒冲到已经不愿恋战的雪豹面前，作势向雪豹那只受伤的右前腿虚咬一口，已经受伤的雪豹果然上当，条件反射下立即低头抵挡。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母獒的计划发展，经验非常重要。这些经验，是它在无数次击败侵犯营地的野兽的过程中慢慢地积累起来的。突然，它听到从羊毛垛那里传来一声小鸟受惊般的啼鸣。受母性本能的驱使，在这高速突袭的时刻它不由自主地扭了一下头，望了一眼被雪片覆盖的羊毛垛。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失误，等它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雪豹刚好觉察到自己受骗上当，恼羞成怒地借助强健的腰腹肌肉迅速反弹，此时，因为分神而失去了最佳攻击时机的母獒却在雪豹的利齿前暴露出了自己毫无保护的腹部。

一切都像噩梦一样杂乱没有头绪，那些可怕的咆哮声，似乎紧贴着帐篷的雪地上有什么东西在冲撞滚动。丹增一直恍恍惚惚地昏迷着，直到一切都安静之后似乎才略微清醒一点。

发了一夜高烧的丹增终于爬了起来，不顾妻子的劝阻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帐篷。他右手握着一柄长藏刀，左手拿着手电筒站在雪地上。天已经晴了，碧空如洗，即使不用手电，雪地在月光下也是一清二楚，太安静了，似乎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有平时俯卧在地上而此时紧紧挤成一团的羊群昭示出某种不祥。

在羊群周围，丹增看到十几平方米的雪地被践踏得露出了下面的草皮，雪上留下已经凝固的斑斑血迹。

在雪地正中，扔着一块像是褥子一样软绵绵的什么东西。丹增一手握紧藏刀，另一只手中的手电筒指向这块也沾上了血的“褥子”。一点点地靠近之后，丹增吓得差一点儿扔掉了手中的电筒，那是一头雪豹，喉部被撕开了一道骇人的伤口，露出里面红色的肌肉和颇为复杂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黑鹤动物文学系列：黑焰》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85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